

欢迎投稿:qlwbdz@163.com

错了就改

●6月14日A11《王尽美烈士后人回故乡》第二段:“王明华、王军两位烈士的后人,烈士为向王尽美敬献花圈”不通,句中“烈士为”多余。

●6月14日A4版图片说明“图为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接受媒体采访”,应为“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接受媒体采访”。

●6月14日A26版《三个傻子和一群聪明人》“不再烧钱取暖的老板”第六段:“两人在尼尔森办公室里炒得天翻地覆”,“炒”应为“吵”。

●6月14日A14版《卫生局副局长与上访者对骂》最后一节第二段:“但是,他否则打过李红军”,“否则”应为“否认”。

●6月16日A10版《“陈毅担架队”的草根英雄》第四自然段:“有些奖章觉着没用,也让孩子给当废品买了”,“买了”应为“卖了”。

●6月14日A9版《尾气检测,环保部门会不会拿钱》“环检机构与环保部门有无利益关系”第二栏:“委托办理的收费是行政事业型收费”,“行政事业型收费”应为“行政事业性收费”。

●6月20日A2版《“国情”不是降低奶业标准的借口》第五栏:“城市型乳企主攻巴士鲜奶”,“巴士鲜奶”应为“巴氏鲜奶”。

(感谢读者张玉池、张忠祥、解伟、鲁赫、周而复始、赵连英、李纲的批评指正)

评报员之窗▶▶

孙风强:6月15日A9版《超期收费公路立即停止收费》,为这个“立即”叫好,雷厉风行的作风值得称道。但愿别是纸上谈兵,“立即”不“及”,依然故我。

编辑者说:超期收费,违法收费,其实和古代“剪径”的毛贼如出一辙。区别在于,对毛贼人人喊打,而违法收费却胆大包天。那些被曝光的违法收费站都毫无退意,何况那些成千上万没被曝光的?

林荣耀、张颂华、段玉文:6月15日A12版《我省为省直单位配发公务自行车》,倡导3公里内骑车执行公务,“配发”与“倡导”,注定是一场秀。因为,坐了多年的公车,再让他们骑自行车,他们不会自愿接受。

编辑者说:3公里内骑自行车上班,合情合理,更符合节能减排的大局。符合条件的,恐怕以各级领导居

多,因为相对而言,领导的住处往往离单位比较近。领导真能带个好头,这事儿就好办多了。

秀坤:6月15日A2版《文化体制改革吹响集结号》,让人看起来很不舒服,太形式化了,整个一版就一张图片,还是开会的,很单调。倒不如不加图片。

编辑者说:省里领导出面的活动、会议等,如何发稿“制度”是很严的。要想搞点新意,搞点灵活性比较困难。期待着文化体制改革之后,这类“重大新闻”能新鲜灵活一些吧。

李洪嵩:6月16日A6版《58年前,入股2万元58年后,本息20元》,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按照更有利于弱者的原则处理。银行所说的币制改革而把原股值也改了仅仅是一家之言,不足以采信。

编辑者说:信用社负责

人说:“1955年国家进行了币制改革,规定以当时新发行的人民币1元面值代替原有的1万元。朱本荣2万元的股权相当于现在的2元”。此话有两错:一,它回避了当时国家有困难,在民间募集资金这个事实;二,它把1955年的2元,直接等同于半个世纪之后的2元。这种解释,有失国家金融机构的客观与公信。

廖吉海:6月16日A9版《住着千万豪宅,欠钱就是不还》。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,这种有钱不还的老赖就得好好治治,要让他们知道:法律不是摆设。

编辑者说:一般而言,借钱是因为自己缺钱;有了难处找朋友帮忙,现在有钱了却赖账不还,直接伤害了有恩于自己的人。现在的法律,对这种人实在太客气了。

朱锋、张颂华:6月20日A7版《众人接力救起两名

溺水女孩》,爱心传承,惠及他人,建议多多报道。

编辑者说:生死关头,这又是一起可歌可泣的爱心故事。虽然只是旁观者,但我们每一个人,都会从心里感谢这几位把两个孩子从死神身边救回来的好心人。不过,这两个孩子,实在太大意了,缺乏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。

张扬:6月20日B3版《市长审案是我分内的事》,文中称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不同于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。在审案中的作用也与法官不同。法官是主导案件审理,而在复议案件中的工作是主持复议案件的程序,并且行使委员的权利。这说明市长并没有代替法官,只是行使委员的权利,而大标题却很容易让人误解。

编辑者说:赞同读者意见。猛一看标题你会想:这市长怎么能跑出来断案呢?

一席之地

两只麻雀,为争抢一席之地大打出手,毫不客气,一点儿精神文明也不讲啊!(红云推荐)



宠物蜘蛛

我有一个朋友,她非常害怕蜘蛛,有时甚至会被吓晕。但上周末我和她喝咖啡时,竟让我大吃了一惊。

“你猜猜,我新养的宠物是什么?”朋友问我。

“狗?或者猫?”我说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鹦鹉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兔子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到底是什么?”

“我养了一只蜘蛛。”

“我不相信!”

“是真的。我觉得应该治我的恐惧症了,就去看心理医生。我看的心理医生专门治疗恐惧症,据说,有许多人都让他治好了。他告诉我,我患的是‘蜘蛛恐惧症’。”

我朋友的治疗过程是这样的:

“蜘蛛恐惧症是一种对蜘蛛产生的不合理的害怕、恐惧情绪。”心理医生说,“大约每50个人中就有一人患比较严重的蜘蛛恐惧症,并不是十分罕见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朋友说,“不过,这样的安慰对我不起作用。”

“我们有很多治疗方法。”心理医生说,“比如传统的心理分析学。我们可以通过谈话找出你恐惧蜘蛛的原因,这也与你童年发生的某件事有关。”

“哦,这方法听起来很麻烦。”我朋友说。

“是的,它需要很长时间。”心理医生说,“有时长达几年,还无法保证治愈。”

“还有其他方法吗?”

“有。”心理医生说,“有一种我们称之为行为疗法的方法。”

“什么是行为疗法?”

“嗯,”心理医生说,“像这样……”说着,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只蜘蛛——不是真的,而是塑料蜘蛛。尽管如此,我朋友还是被吓得惊叫。

“别害怕。”心理医生说,“它不是真蜘蛛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朋友说,“可我还是害怕。”

“嗯,症状挺严重。”心理医生说,“把塑料蜘蛛放在桌子上,当我朋友停止尖叫后,就让她试着触摸它。起初,我朋友只用一根手指快速地点了一下塑料蜘蛛就吓得浑身哆嗦。不过,至少她敢摸它了。”

“很好。”医生说,“今天就进行到这里,你明天再来。”

我朋友第二天去诊所时,塑料蜘蛛已经被搁在桌子上了,这次她把它拿在手里的五分钟。第三天,那只塑料蜘蛛被放在她的椅子上,她要坐下不得不先拿走它。第四天,医生叫她把塑料蜘蛛带回家,放在蜘蛛常出现的浴室里。

我朋友很害怕浴室里的塑料蜘蛛,但她努力忍着不尖叫。“它只是个塑料蜘蛛。”我朋友这样给自己壮胆。

之后,心理医生叫我朋友把塑料蜘蛛放进卧室,她把它放在了电视机上,再后来,心理医生叫她把塑料蜘蛛放到床上。

“没门!”我朋友说。“绝对不行!”

“为什么不行?”心理医生问她。

作者:克里斯·罗斯 翻译:班超

“它是蜘蛛!”我朋友回答。

“不对。”心理医生说,“它只是塑料的。”我朋友意识到心理医生说的没错,就把它放在床上。整个晚上,她都睡在塑料蜘蛛的旁边,而且没感觉害怕。

第二天早晨,她回到诊所。这次,她着实被吓了一跳!因为桌子上趴着一只硕大的真蜘蛛。

我朋友立刻想尖叫,逃走,但她没有。她坐到房间的一个角落,离蜘蛛远远的,坚持了大约5分钟后才离开。

“明天见!”她走出诊所时,心理医生对她喊道。

第二天,她去诊所时,医生让蜘蛛绕着桌子来回地爬,我朋友再次坚持呆了5分钟后离开。后来的几天,她与蜘蛛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。

有一天,心理医生竟拿着一只蜘蛛叫我朋友过去触摸,起先她拒绝,心理医生一再坚持,她只好碰了它一下。后来的几天,她敢用手触摸蜘蛛几秒钟、几分钟……甚至敢把它拿在手上。

最后,我朋友把蜘蛛带回家,任由它在房间里随便爬,她再也不害怕了。好吧,说实话,她害怕,但只是一丁点。

“所以,现在我就养了一只宠物蜘蛛!”朋友兴高采烈地说。

“做得好!”我称赞她。

但是,当她说这话时,我发现她浑身发抖,尖叫着跳上椅子,手一个劲地指着地板上的某处。“在那儿!”她大叫,“看!一只甲虫!”

译文

编辑:李皓冰
邮箱:lihaobing@qlwb.com.cn

杰西卡的暑假

作者:佚名 翻译:刘瑛

原先杰西卡和父母住在尤里卡。三年前,他母亲不幸病逝,他父亲是船长,经常出海,无法关照他,暑假到了,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了乡下祖母那里。

开始,杰西卡并不喜欢祖母,因为他已习惯了所有亲朋好友都娇惯他,可祖母却好像并不爱他。

就在到乡下的第一天,杰西卡扭伤了脚,他疼得号啕大哭,祖母却平静地说:“别哭了,你又不是小孩子!”说完,就让他去商店买面包,杰西卡只得去了。

杰西卡把面包买回来,往桌上一扔,对祖母说:“给你面包。”

“你怎么这样?”祖母生气地说。

杰西卡不答话,扭头就去睡觉。他嘴上说不想吃晚饭了,心里却在想,祖母肯定会来叫他吃晚饭的,但祖母没叫他去吃晚饭。第二天早晨,杰西卡还得打水、买面包,然后到地里帮祖母干活。

杰西卡非常不痛快,他对祖母说:“您写信让父亲来接我回去吧!我要把一切都告诉父亲,我为什么要整天干活?”

“别人都在干活,你又不是小孩子了。”祖母说。

“可我才九岁。”杰西卡说。

“所以我说你已经是孩子了,我九岁的时候,早就下地劳动了。”

有一天,杰西卡跟他新认识的朋友怀特谈起了祖母。怀特却对他说:“你还不了解她,你祖母可是个无所不能的人,村里的人都非常敬爱她。她懂得很多,甚至还会治病,我们有个邻居有一次头疼得很厉害,吃什么药都不管用,你祖母很快就用草药把他治好了。”

“她还会干什么?”杰西卡兴致勃勃地问。

“什么都会。”怀特说,“她能识别草木,还特别善于洞察人们的内心世

界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杰西卡说,“她总能知道我在想什么。”

有一次,杰西卡和祖母到森林里去。在这里,每一棵小草,每一棵树都成了她的老相识。祖母告诉杰西卡各种各样的小草:瞧,这棵小草专治头痛病,那棵小草专治心脏病。

“您怎么知道这些的?”杰西卡问。

“我在乡下住了一辈子,是我的母亲告诉我的。”

“奶奶,你是怎么把那个人治好的?”杰西卡决心问个明白。

“什么人?”

“你们村上的,他头疼得很厉害,吃什么药都不管用。”

“我已经记不得了。”祖母说,“怎么治好的?你看到了吧,我知道头疼时吃哪种草药管用。”

“那个人吃药为什么不管用呢?”

“因为他并不相信他能康复。”

“那他相信您吗?”

“是的,我把草药给他,告诉他过三天就会好。重要的是他信任我。”

现在,杰西卡已经喜欢上祖母了,他决心也做一个值得别人信任的人。现在,祖母让他干什么,他都乐意去干,他喜欢祖母不像别人那样娇惯他。

暑假即将过去了,从尤里卡拍来一封电报,祖母看了电报说:“嘿,这下你该高兴了!”

“为什么?”杰西卡问。

“因为你父亲希望你回去。”

“那剩您一个人怎么办?”

“如果你愿意,还可以到我这儿来,如果不愿意,就说明你的祖母不怎么样。”

杰西卡想对祖母说,他非常爱她,但什么也没说出来。他站在那儿,泪水夺眶而出。

读者评报▶▶

炒“冷饭”

6月14日A24版《赵本山被爆移民加拿大》,依然多是赵本山人的“否认”或“辟谣”。把早在三年前就传出的消息再拿来炒作一番,且并无任何新意,如此“冷饭”,读来一头雾水。

读者 张家善

赵本山一直被媒体和公众所关注。今年6月中旬,关于赵本山移民加拿大的问题再次被网友提起,并称“已于上月完成移民前的体检”云云。随即国内各大媒体、网站纷纷跟进采访或转载相关消息。虽然在“老话题”了,但这次的热炒,其实是在关注老赵移民的最新举动。对赵本山这类关注度很高的公众人物,追得紧了有时候读者感到厌倦,追得松了,漏发了消息,也是我们的失职。再次感谢读者提醒指正。

编辑 张向阳

没有说明白

6月18日A8版《离合失控,收割机卷进四龄童》最后一段说:“第一辆急救车在半路上和民警会合,现场救治重伤男孩……”民警又从现场接回男孩的姥姥,把她送上急救车”。男孩与姥姥一起受伤,急救车到现场救男孩,为何没有救姥姥?还让民警从现场接回姥姥送上急救车,难道俩人不

在一个现场? 读者 吴敏

由于医院距离事发现场较远,男孩一条胳膊和两条腿全被绞断,而孩子的姥姥只是一条腿被割伤,流血不多,派出所民警本着先救重伤者的原则,把男孩和残肢抱到警车上与急救车汇合。再加上当时韩集乡主干道都在施工,另一辆急救车一时无法绕路找到现场,警车急速回到现场接回男孩的姥姥,把她送到急救车上。对此文中没有表述,向读者致歉。

记者 王尚磊

(本文译自美国《小学生活》杂志)